

“一家人”餐馆

□李丹

爸妈做了一辈子工薪阶层，去年双双退休，今年初，突然拿出省吃俭用积攒起来的存款开始了晚年创业，跟人合伙开起了餐馆，当起了半个老板。

合伙人是我堂哥。堂哥是在奶奶去世那年夏天离开农村老家来到我家的，那时候堂哥还不满16岁，刚刚初中毕业，书念不下去了，年轻人又不甘心一辈子在农村过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于是就想到城里学门糊口的手艺。我们那时候一家五口住在50多平方米的小房子里，爷爷奶奶住一间，爸妈住一间，我住一间。奶奶去世后，堂哥正好就跟爷爷住一间房。

爷爷年轻的时候离乡做学徒，学的是机修，之后在一家国营毛纺厂上班，一个人从农村来到了城里，妻儿老小都留在农村。我爸爸后来学了水电，于是顶替爷爷也从农村到了工厂里上班，最后留在了城里。

但爸爸工作的毛纺厂在那个时候已经

走到了末路，曾经风光一时的技术工人都面临下岗的命运，所以爸妈在考虑堂哥前途的时候，一致否决了机修、水电这类手艺。最后他们认为，只有当厨师一辈子饿不了肚子，因为不管时代怎么变，饭总归是要吃的。于是爸妈托人给堂哥找了一个做厨师学徒的工作，堂哥未来的路也就这样决定了。

在我高中毕业那年，堂哥带了一个女生回家，说是他的女朋友，在同一家餐厅里当服务员，已经怀孕了，两个人打算领结婚证。虽然经过几年的努力，堂哥已经从学徒干到了主厨，但始终没有足够的积蓄可以在城里买房，所以一直在我家里跟爷爷挤一个房间。眼看堂哥即将成家，爸妈就将我们以前住的旧房子以5000块的价格“卖”给了堂哥，因为他们问过堂哥，他当时就只能拿出5000块。后来堂哥就在旧房子里娶了堂嫂，不久，我的侄子也在这里出生。

今年年初，干了近二十年伙计的堂哥，终于下定决心，要开一家自己的餐馆，他看

好了合适的店面后就找上了我爸妈。一来他在资金上略微有些拮据；二来做生意毕竟有风险，单靠自己，失败了就“倾家荡产”了，所以拉我爸妈入伙。

爸妈一辈子没有做过生意，对餐饮更是一窍不通，面对堂哥的邀请，他们却无法拒绝：“李新这孩子不错，他十几岁就到我们家，后来结了婚生了孩子。我们也是看着他长大，知根知底的，他现在要创业了，我们还得帮一帮他。”就这样，爸妈也跟着堂哥开始了他们的晚年创业之路。

堂哥的餐馆一个月前开业了，店名就叫“一家人”。虽然现在高端餐饮消费越来越萎缩，但老百姓日子越过越好，亲民的家常菜馆就日渐红火，所以堂哥的餐馆生意还算不错。

爸妈因为不懂经营，平时就不大插手管理，只是爱时时跟堂哥叨念：“我们一家人开的餐馆，来吃的客人也多是一家人，把利润看薄一点，材料用好一点，分量放足一点，生意才能长久。”

微观

○ ○ ○

幸福

橙子

好友聚餐，在一家别有情调的披萨店。谈天说地兴致高涨时也不知谁起了一老掉牙的话题：何为幸福。

朋友A说：幸福是你所希望的生活和当下趋于一致。我们连连点头。到我，思索半晌，摇头摊手说不知道。心中问自己，幸福吗？答案是肯定的。转念一想，似乎好长时间不再去定义幸福，慢慢地你似乎会淡忘它的存在，不是不惜福，而是你已长时间身在福中，于是不知福。

愿再过些年的相聚，我们都云淡风轻忘记说幸福。

朋友圈

卯卯

新媒体当道的年头，每天最轻松快乐的事之一不外乎刷朋友圈。各种形式的笑料，好故事和奇葩事只需动一动手指便尽收眼底。

今天正刷着，一旁闺蜜笑嘻嘻地对我说，咱们换，我刷你的，你刷我的。一看就是刷完了手还痒。我很大方地说，拿去。

于是接下来的五分钟，耳边响起惊呼声不断。哎呀你的朋友都好文艺，怎么都有娃了，你的朋友圈比我的好玩多了。而她的朋友圈里多数是大龄单身女总裁和各界成功人士在分享他们的生活日常和见闻感悟，让我耳目一新。

朋友圈是一个人交际圈和品位的体现。想了解一个人，看他的朋友圈。

心机

阔妈

儿子最近会说一些大人听了觉得很恶毒的话，在沟通效果不大后，我和儿子约法三章，如果说这些话一次，就减少当日观看动画片一集。昨天爷爷奶奶来了，晚饭过后，儿子“犯规”了。他立马道歉，希望我不要这样“惩罚”他。我坚持我的立场。他委屈大哭，找爷爷奶奶求救。老公这时顶住压力，让二老不要插手。爷爷奶奶看不下去就回自己家去了。他们一走，儿子低声说，妈妈那就看两集吧。我心想，真是养了个心机男啊。当两集播放完毕，他主动把遥控器递给我，说看完了，让我关电视。我抱着他，表扬他的自制力很棒。面对孩子的“心机”，大人的决断很重要。

妈妈的话

唐新雁

孩子，在妈妈心里，成长比成功更重要。一本好书，可以启迪智慧，涤荡灵魂。你可以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深入探索神秘的科学世界；你可以感受古代英雄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气魄与豪迈；你可以与大师对话，领悟先贤们的人生智慧。在你孤寂的时候，它是你灵魂的栖息地；在你痛苦的时候，它会为你舔舐伤口；在你迷失的时候，它警醒你重新定位自己。

青石街



[德]U·约布斯特 奶牛获奖者

浪花

□虹

听歌是一件惬意的事情。在公车地铁的车厢里，在公园跑步散步的时候，在上下班回家的路上。听歌也是很主观的事情，可以因为歌手而喜欢一整张专辑，也可以因为歌词唱出了自己的故事喜欢一首歌。

我已过了主动听歌的年纪，打开虾米新歌排行榜，排名前十的新歌，我只知道三个歌手，新歌听一听前奏没亮点就关掉了。如今在APP听歌下载逐渐收费的趋势下，电脑上30G的音乐MP3似乎也变成了小小的财富。

人生中第一次买的盒带是刘德华的《天意》和张学友的《过敏世界》，一口气买了两张专辑，比这会儿在听音乐上舍不得花钱大气多了。年少时为赋新词强说愁，

听见歌词唱“谁在乎我的心里有多苦，谁在意我的明天去何处”，哇，唱的就是我啊。N年后，无意中再听见这首歌，明白歌词的意思，心里不停嘲笑当初的自己。这张专辑很多人只记住了《天意》，其实还有一首《浪花》，“当舞台亮起谢幕的灯火，你我只是一朵浪花”。

说完刘叔叔，再说张叔叔。张学友四大天王时期是我的最爱。至今我还记得《过敏世界》里的好多歌。这张专辑最后一首歌，将1995年之前十年中张学友的经典歌曲串在了一起，长达十几分钟。

当一首首经典老歌响起的时候，每首歌在每个人的脑海里回忆各不相同，有些是一个片段画面，有些是一个故事。电脑上保存的那么多首歌，其实只是想留住岁月记忆里那些小小的浪花。

最坚固的幸福

□梅子

3月底，有两只鸟频频出现在我家一扇不常打开的窗户前。后来才知道它们在垒窝。过了几天，我们发现，小鸟妈妈在这里下了两个蛋。接着，它们便开始了近20天的孵化期。那些日子，但凡接近那扇窗我们都尽量轻手轻脚，连宝宝也忍住了好奇心，不去惊动它们。小鸟对我们也渐渐信任，安心孵蛋。

近20天后，从那么小的蛋里面，真的“变”出来两只挺大的小鸟，好神奇。

又过了一周，我回家一看，小鸟又长大了许多，羽毛已不再那么蓬乱，而是变得整齐、有光泽。宝宝说：妈妈，小鸟终于不丑了。它们静静在这个小窝长大，等羽翼丰满，展翅飞翔。

这段时间里，我们看到了鸟爸爸与鸟妈妈的孵蛋“交接班”；看到了它们把小虫衔在嘴里带回来给小鸟喂食；看到了它们“交谈”；看到了它们在大风大雨里紧紧护住自己的孩子……

窗台上这个小小的家庭简单、坚固、幸福，让我感叹，也感动。愿大家在纷乱的生活里寻找到最简单、最坚固的幸福。

同学不哭

□张燕军

5月2日，久违的安徽滁州凤阳县装甲兵学院战术演习场，迎来一场蒙蒙细雨。这里来了一群特殊的“客人”，毕业30周年的学员四队(86届)校友重返演习场，重走演习路。我是其中的一员。按照活动日程这里是校友母校联谊会的最后一站，之后返回蚌埠，同学们要各自离开了。

雨一直下着，打湿了单薄的衣裳，静文姑娘送我的花雨伞还在摄影包里，总也舍不得打。我下意识地缩着脖子，背着沉重的摄影包，踏着泥泞的山路同校友一道向战术训练场走去。“这边是坦克车场，那边是餐厅、宿舍，还有教研楼、指挥部等，都是新建的。”听着解说员的介绍，我无法找到当年的影子，只有30年前的往事还恍如在眼前。忘不了当年在心爱的战车上学习驾驶、战斗射击技能，忘不了在青山绿水间的战术演习场进行战术对抗演练……更忘不了毕业时的综合战术演习。这里的一切一切是那么熟悉而又陌生。

中午时分，同学们陆续来到演习场餐厅就餐，是要找回当年在训练场集体就餐的味道。这顿饭注定不平凡。没有了前两日相聚时的欢声笑语，抑或因这是最后一次大聚餐，同学们将陆续离开而不免有些郁郁不乐。

席间，同学们相互敬酒道别，但酒下得很慢很少，大家兴致也不高，甚至有人开始小声抽泣。为打破这沉闷的场面，同学提议有“小郭颂”之称的东北籍校友接振贵唱首歌缓解下郁闷的气氛，大家鼓掌同意。接振贵同学站起身清了清嗓子，清唱起了《驼铃》。“送战友，踏征程……”只这一句，忍了许久的同学们再也控制不住感情的闸门，哭声爆发了出来，场面更加失控混乱。

我是个感情脆弱之人，最看不得这让人伤感而又动情的场景，也不知该怎样去安慰这些30年后才再次相见而又很快分别的同学战友。此情此景，难掩郁闷的心情，早已泪流满面的我匆匆离开餐厅，向休息室走去。这时静文姑娘打来电话问我何时动身返回，听我哽咽得无法说话，她也跟着伤心落泪。

30年聚首，相见又分离，难免依依不舍。我却又希望同学不哭，别说再见，因为我们永不分离。

“送战友，踏征程。默默无语两眼泪，耳边响起驼铃声。路漫漫，雾茫茫。革命生涯常分手，一样分别两样情。战友啊战友，亲爱的弟兄……”大厅里回旋着接振贵同学高亢有力却又伤感的歌声。

青石街来稿邮箱

xinfukan2@126.com